三國志旁證

昔人以陳承祚三國志與班范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書簡質有法實良史才逮裴世期受詔作註復爲增廣異聞捃摭繁富於是講求史學者訂訛攷異益究心焉惟承祚之書間有牴牾而世期註徵引太博亦不免蕪雜之病且傳寫刊刻脫誤淆亂滋多百餘年來長洲何氏焯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飴孫吳江潘氏眉吳沈氏欽韓番禺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攷證精密讀史者咸引以爲助然空逞議論者往往泛作史評不能實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參稽徵據者又未綜全書首尾貫穿鉤攷長樂梁茝鄰先生熟精乙部於陳書裴註積數十年之力研求獨深乃捜采羣籍一一疏通證明卽近人著述亦掇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審成三國志旁證

三十卷不沿襲宋人褒貶空譚而於詳畧之閒默寓尊蜀抑魏之指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三劉之於兩漢書吳縝之於五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謀剞劂因蓀曩者習聞緒論屬爲讎勘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甯楊文蓀謹序

三國志旁證卷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太祖武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篇云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　李清植曰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旣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丕未簒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則其爲簒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詞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簒後猶權之耳惟蜀先主始終皆稱先主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

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始末嵩生太祖

紀文達師曰此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也　按史通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陳氏直筆賴子元而著也　潘眉曰班史帝紀不書諱蓋以漢人撰漢書故諱不書史記於前代本紀皆書名至高祖但書字此古例也陳壽在易姓後修史例得書諱又曰

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嵇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氏崔氏之譜鄭元荀彧禰衡邴原吳質劉廙任嘏王弼（何邵作傳）孫資嵇康（兄喜作傳）華佗管輅（弟辰作傳）趙雲費禕虞翻諸葛恪荀勗程曉潘岳潘尼孫惠盧諶機雲之別傳王朗家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高貴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傳咸姚信張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

又

騰父節字元偉

按陳留王紀云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矣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引續漢書曹騰父萌節萌字形相近或本作萌而誤作節歟

注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隋書經籍志魏晉世語十卷晉襄陽令郭頒撰　潘眉曰陳志於帝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於列傳則以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夏侯尚爲一卷是顯以夏侯氏爲宗室矣　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淸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爲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葢不足信　按夏侯惇薨裴注引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魏並未聞以夏侯爲同姓故累爲婚姻孫氏所議殊非事實且其時郎以天子例曹丕又何說乎

注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
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
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
是益得肆意矣

按裴注但言曹瞞傳爲吳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前
明小說家所演卽據此耳　說文咼口戾不正也玉篇咼口
准切口戾也喎同一切經音義六引通俗文斜戾曰喎

注孫盛異同雜語曰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
接要

隋書經籍志兵書接要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
三卷又兵法略要九卷並魏武帝撰或曰接似當作節以祖

名節而諱之　潘眉曰太平御覽八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孫
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烟非霧形似禽獸客告主人忌又御覽
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大將軍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
師有慶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從將軍
行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蓋多占驗語也
注
造五色棒
何焯曰棒應改棓依廣韻注也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
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熊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
紀靈帝宋皇后父酆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酆父子並
被誅則濦彊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又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范史而取魏書也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

殿本考證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拜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爲正

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按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琅邪順王容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邈按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

注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于譙東十五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絕賓客郎謂之譙東 水經陰溝水注云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鄽側隍臨水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趙一淸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 杭世駿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

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
求操者多操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
太后
黃恩彤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辨王貴人生
皇子協靈帝以辨輕佻欲立協屬黃門蹇碩輔之帝崩碩謀
誅進而立協不果辨旣卽位何后臨朝進以銜碩之故謀誅
宦官與陳蕃竇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藉國事以快私
讐鮮有不敗者況如進之優游寡斷哉
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
騎材官別有營　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曹公蓋以校

尉典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注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刦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旣而悽愴曰甯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二語遂爲千古口實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愼

勿言

始起兵於己吾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己吾　水經陰溝水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甯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戸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隱隷之命以嘉名曰己吾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

王嘉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溼時人謂乘風而行

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羅曹家白鴿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注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注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淸曰後漢書徐璆傳注舉璽向肘者乃是袁術逼奪孫堅妻之物魏武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疏也

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故屬東郡　水經汶水注云汶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遲爲澤渚

鮑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靑州兵

何焯曰魏武之强自此始

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邱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云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者矣　曹學佺名勝志云黑山即墨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術走襄邑追到太壽

趙一淸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在甯陵襄邑之間詳夏侯惇傳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琊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

水經泗水注云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景帝別爲濟東國宣帝爲東平國屬縣亢父又章帝分東平爲任城國亢父屬任城　顧祖禹曰亢父城在濟甯州南五十里本齊地戰國策蘇秦曰

秦之攻齊也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

司馬樓異未詳何人

注

袁暐獻帝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暐撰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

顧祖禹曰濟陰城本定陶縣地或曰漢濟陰郡亦治此世謂之左城以在左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沈欽韓曰退保南城或即此處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按初平三年鮑信已與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蓋

彼時但權領之耳至是乃奉天子命爲眞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又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承患韓暹亂政潛召操此又言董承拒曹洪二文不同何也

夏六月遷鎭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詔書拜鎭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絀否今以操爲鎭東將軍領兖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並印綬符策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是周之小邑見於春

秋　全祖望曰葢卽指楚人侵梁及霍之梁在戰國爲南梁
地近汝水之旁
注
獻帝紀曰
隋書經籍志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艾撰
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後漢書郡國志注獻帝徙都改許
昌案此非也許昌以魏黃初二年改　後漢書董卓傳引獻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
騎旣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

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　水經陰溝水注云渦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云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注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卽初平四年奏日蝕無變爲賈詡所劾者宋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昱豈卽其人歟史通亦是王立

冬十月公征奉

姜宸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　何焯曰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沈欽韓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次于丞相楊敞之下後漢書竇憲傳云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梁冀又加殊禮增高第掾屬舉高第茂才官屬倍于三公浴習已久故紹爲太尉猶恥其班在下也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晉書傅元禮傳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

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

注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注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又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按張繡傳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爲流矢所中死

繡領其衆太祖南征軍淯水繡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意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没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　趙一清曰昂字子修卽豐湣王有傳太祖之弟無聞東平靈王徽傳云奉叔父朗陵哀侯後樊安公均傳云奉叔父勦恭公彬後不知二人誰是安民之父也

注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

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清曰祭酒之稱周末有之史記荀卿三爲祭酒是也軍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鄧禹傳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於三年置軍師祭酒然考之諸臣傳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荀攸爲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無論矣後此郭嘉爲司空軍祭酒無師字勸進牋董昭結銜爲軍師祭酒而昭傳云拜司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牋以荀攸爲中軍師鍾繇爲前軍師涼茂爲左軍師毛玠爲右軍師征孫權表華歆爲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琳阮瑀路粹號軍謀祭酒皆記室之任也而杜夔則以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其任益輕劉

楨荀緯爲軍謀掾並軍謀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降而稱軍謀邪六朝時有軍諮祭酒蓋卽軍謀之易名耳

三月公圍張繡於穰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收張繡之所築也

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水經湍水注云涅水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

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錢大昕曰臧霸傳太祖禽呂布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

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入東海利城郡未審何時并省黃初六年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則魏初尚有之

注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外託公義內懷離異深懷怨望

按王士禎詠史詩云太息王髦劍前年殺孔融曾言赦雍齒地下愧袁公此詩明言殺孔融實詠殺楊修也九曜齋筆記

云操妒才嫉能孔融楊修世有大小兒之目而操皆除之詩意葢謂往年誅楊修前年誅孔融誅殺之無已也昔操之對袁以稚齒爲辭乃融見殺而彪幾濱於死修卒不免於刑戮修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見袁公於地下乎

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

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野王有射犬聚　顧祖禹曰射犬城在故武德縣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

潘眉曰繆當爲樛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字作樛李善注樛音留

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何焯曰釋畢諶魏种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於時宿儒世胄大抵多在河北漢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即指此類

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侯康曰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通鑑考異謂蜀志誤關公傳亦敘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為是而餘皆誤　錢大昭曰此沛國劉岱亦字公山非劉繇兄也東萊劉岱卒于建安三年

注孫盛魏氏春秋云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五年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卽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

注習鑿齒漢晉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時公兵不滿萬注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

何焯曰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

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

破之備走遂破辟屯

按此事亦見蜀先主傳然前於建安元年書汝南潁川黃巾

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太祖

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盡降其衆是

此時劉辟已授首五年何以復有汝南劉辟等叛應袁紹乎

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破瓊等皆斬之注公意欲不殺又明旦鑒于鏡此益不忘人

邵晉涵曰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

一故欲活之　趙一淸曰鑒鏡不忘謂無鼻也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張郃高奐舉事立功李善注
魏志高覽此云高奐葢有二名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沈欽韓曰一統志倉亭津在曹州府范縣東古大河濟渡處
今運方輿紀要又有倉亭在大名府南樂縣西二十五里其
地有倉帝陵及造書臺因以名按與紹相持處正在黎陽自
馬閭嘗是南樂之倉亭也
七年公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
按黃初六年亦有此舉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北五六里便
得漢太尉橋元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
嘗候于元元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後

經元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宿懷據此則非遣使矣

注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按此言窺虎而晉書王獻之傳以避唐諱改爲窺豹今人遂但知窺豹矣

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注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殿本考證云明年九月明記友還然後進軍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烏得與之論禮哉　姜宸英曰譚尚兄弟爲仇豈知此禮魏武欲乘其亂而取豈復暇顧忌名教裴駁殊迂甚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謂其處爲枋頭

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李善注游與由同

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何焯曰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東絕擊楷必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注沮音葅河朔間今猶有此姓

紀文達師曰裴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此沮鵠特注沮音葅又如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贊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屆字則引詩綴旻字率俾字昬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尃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閒

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經字之類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尙一一見其厓略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尙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尙夜遁保祁山

錢大昕曰尙懼下應有遺字按袁紹傳有　顧祖禹曰藍嵯山在彰德府城西晉書注安陽境有藍嵯山後漢書袁尙遁保藍口蓋藍山之口也或謂之祁山諸葛公謂曹操危於祁連者蓋卽藍口之戰云

盡獲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

魏武帝集破袁尚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睛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鉞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注孫盛云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唐庚曰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爲盟主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按下十三年云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爲丞相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又二十一年云天子進公爵爲魏王書法並同而後漢書獻帝紀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蓋陳志作於范書前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回護范書修於宋時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注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
趙一清曰鄴雖破而譚猶擾其東故必斬譚而後書冀州平
英雄記云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

馬上舞

禁厚葬

宋書禮志云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五云潞州城漢壺關縣也上黨記曰曹公之圍壺關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遮之又縣東南有曹公壘攻高幹所築

鑿渠自呼沲入派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沲河舊在饒陽南魏太祖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案水經鮑

邱水注引陳壽魏志曰曹太祖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濡水注曰濡水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道元兩引陳志俱有河海字與今書不同河卽呼沲河也

三國志旁證卷一終

三國志旁證卷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

趙一淸曰袁譚旣死尚熙遠遁尚有高幹倔强肘腋旣斬幹而袁氏親屬盡矣乃始經營鄴都也

注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

姜宸英曰士大夫將士也見李廣傳　趙一淸曰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亦有此稱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

水經濡水注云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靑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盧龍故城魏

武征塌頓所築也　顧祖禹曰白檀廢縣在密雲縣南漢置
屬漁陽郡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後漢廢平岡城在營州西南
五百里漢縣爲右北平郡治後廢柳城廢縣卽營州治也其
故城在營州南漢置縣屬遼西郡後漢廢俱在今大甯衛東

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錢大昕曰以烏丸鮮卑傳考之右北平單于乃烏延非能臣
抵之其名能臣氏之者則代郡烏丸非右北平也氏與抵音
相近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
擊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
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

水經大遼水注引英雄記云操一戰斬蹋頓首摯馬鞍於馬

上抃舞又搏物志曰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哮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未至洛陽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水經洹水注云魏武元武故苑舊有元武池以肄舟楫有漁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畧無遺跡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爲丞相又百官志注董卓自太尉進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爲丞相郗慮爲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郗慮免不復補矣

注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徐璆傳作字孟玉疑此平字誤
又璆得術璽致之漢朝
北齊書辛術傳云術移鎭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魏書太武紀太平眞君七年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潘眉曰劉表傳鄧義郎此人義字當作義

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

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召之三徵不至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晉書衛恒傳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有耿球碑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林暢園師曰玉海引削下有而字兩札字並作柎

又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晉

書職官志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

又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 又鵠字孟黃安定人

何焯曰書苑菁華勤作勒宋本黃作皇 趙一清曰水經注書斷並作皇蓋古字通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 又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又江表傳云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

鄭蘇年師曰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按水經注云左逕者

江北也云右逕者南岸也　方輿紀要云劉主據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當以嘉魚之赤壁當曹軍之事自元和郡縣志以赤壁與烏林相對則誤以古蒲磯山爲赤壁是今沔陽州地失之遠矣　唐庚曰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愀引三十二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

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歲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漢高祖豈易得者哉其敗也宜矣

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按晉書地理志云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爲吳南陽襄陽南鄉爲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又水經清水注云又南逕宛城東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蓋卽荊州已隱然鼎足之勢矣

注山陽公載記曰
隋書經籍志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
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
哉盛哉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
注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
兄弟過於三世矣又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
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
何焯曰子植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之誤　邵晉涵曰對
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屢稱子建則此

爲子桓決也　潘眉曰張溥漢魏名家文集已作子桓此何義門所本也然考是時方封曹植曹據曹豹爲侯所謂前朝恩封三子爲侯也植字不誤曹丕於十五年未受朝職至十六年始爲五官中郎將張何二家改子植爲子桓但據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實非也

又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于愼行讀史漫錄云此皆其肝膈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爲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　黃恩彤曰方操夷袁紹下荆州天下大勢駸駸乎折而入己誰知喪師赤壁狼狽華容

十年糾合之精銳付之一炬免脫魚爛僅以身免蓋自出師以來未嘗經此大衄而孫權既雄據江東劉備復奄有荆楚犄角竝起鼎足勢成始知大物不能驟致利器又不可假人於是豪奪之計一變而爲巧偸矣

十六年春正月 注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戸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

潘眉曰武二十五子無名豹者此所封饒陽沛穆王林也豹即林之初名 後漢書郡國志涿郡范陽安平國饒陽故名饒屬涿

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後漢書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

趙一淸曰魏晉更無其官殆以曹丕始居之故廢耳

三月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

明監本李堪作李瑀然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瑀者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沈欽韓曰幾為小賊所困乃光武之語操引之以自解耳

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

錢大昭曰信謂使者也史記韓世家陳軫說楚王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故遣信使曉諭百姓

九月進軍渡渭注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鄭蘇年師曰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引作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字語意較暢此節文耳　按婁圭字子伯見崔琰傳

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錢大昕曰光武并廣平國入鉅鹿郡此後未見復制疑廣平下衍一之字任城屬兗州不當以益魏郡葢亦衍一城字或據劉昭注續漢志引此文作廣平之廣平任城似當時已有廣平郡然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冀州部三十二郡不數廣平晉志亦云廣平郡魏置則劉注廣平之三字明是衍文不足據以爲證閩本後漢書無此三字也

冬十月公征孫權

文選有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一篇當卽此時所作凌廷堪曰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按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此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按魏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彧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稱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彧尚存其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按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宋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也西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

守按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氐王竇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

亦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

事也又云張魯逋竇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按魏志

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

將其餘衆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朴胡

賨邑侯杜濩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按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

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

事也又云超之妻孥焚首金城按魏志武帝紀云南安趙衢

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

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廚完按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廚

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

云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按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

淵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按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旣薨之後未審檄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尚書令彧也竊恐彧字或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彧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荊州時益陋不足辨矣

十八年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趙翼曰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謂省幽并州入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入於雍州於是有兖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九州按荀彧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古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關右諸將必謂以次見奪將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圖也操乃寢九州議至是乃重復之蓋是時幽并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爲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觀於是年之前已割蕩陰朝歌林慮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癭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東河南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爲魏公可見復九州亦正爲

禪代地耳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首司隸次豫冀兗徐青荆揚益凉并幽而以交州終焉合得十三州此云十四州已爲參錯且兗州亦未嘗省也十三州之中獨不及交豈郎兗州之訛歟葢十四州當數雍州建安中分凉州置見晉書地理志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類能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後漢書荀彧傳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獻帝紀云十八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

九錫益操之覬覦久矣蕭常續後漢書亦書操自爲之

遷於唐衛

趙一淸曰此衛卽康成書注分衛爲并州之衛指常山之衛

水也

分裂諸夏率土之民又卽我高祖之命又其孰能恤朕躬

文選上八字作連帶城邑一人尺土無我字能字

羣臣釋位又延及平民君又翦之又遂遷許都造我京畿

文選臣作后釋作失及作于民作人君又翦之作君又討之

翦除其迹遷作建我作其

稜威南邁又迴戈東征又乘轅將返張揚殂斃又張繡稽服

文選邁作厲征作指轅作軒殂作沮服作伏

袁紹逆亂天常又運其神策又遂定邊境又重之以明德

文選無亂天二字其作諸境作城重下無之字

民無懷慝又表繼絕世又錫齊太公履又世祚太師

文選無懷作不回表作援錫作賜祚作服

功高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又常山鉅鹿

文選兩于字皆作乎鉅鹿二字在常山上

封君爲魏公

文選魏公下有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册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凡三十一字蓋因其前已云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云云而删也

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

文選如故下有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二十三字　按九錫之數莫先於公羊說一

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則一車二衣服三樂舞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蓋用禮緯含文嘉次序後代並依之韓詩外傳所言九錫則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爲異而王莽九錫次序更在公羊緯禮緯之外以臆爲之者耳

禰人昏作又遠人革面又感於朕思又往欽哉

文選禰人作嚮民革作回於作乎往上有君字

注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

按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謂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便疑此册爲王粲所作及晉王爲太傅臘月大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公作魏公册高妙仲宣亦以爲不如也

自是人始信爲元茂作

又前後三讓

侯康曰注言三讓而魏武帝集僅載一表

又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又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

何焯曰王字衍文淩謝當爲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爲陵樹亭侯也　潘眉曰劉展當依典論作鄧展所謂願

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者即其人也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禮志云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按三女一名憲一名節一名華見漢獻穆皇后傳此山陽公

所以自結於曹也然陳思王集有敘愁賦序曰時家二女弟
故漢皇后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則非
曹氏所甘心明矣
九月作金虎臺
潘眉曰凡受九錫者必有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公以是年受九錫金虎臺之作所以彰錫命也金
虎臺去銅雀臺六十步
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水經洹水注云洹水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又濁漳
水注云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淸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
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涓流瀑注而已
省安東永陽郡

趙一清曰漢魏之際別無安東郡疑是東安之訛東安郡葢分琅邪立不知置於何時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爲永陽以鄉亭爲屬縣

安定太守母邱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

按此與前注引魏書非有四目兩口也但多智耳語氣一同

殿本考證云安陽下疑脫亭字

又二貴人至淯倉中

趙一清曰水經淯水注淯水又東入汝倉城內俗以是水爲

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

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金璽　後漢書輿服志云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劉昭注引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纁朱綬又云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按注中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疑當作典典完之子也後漢書皇后紀伏皇后父完建安元年拜輔國將軍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十四年卒子典嗣是也今本完作兄弟二字　太平

寰宇記卷七云五女冢在許昌縣南二十里曹操弑皇后伏氏并姊妹四人葬於此

天子命公置旄頭

漢書郡國志武都郡故道注引搜神記云有怒特祠秦置旄頭騎起此宋書禮志晉武常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

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

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
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
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
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在位七
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
雲中鴈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人立縣屬新興郡
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甯郡爲漢中
潘眉曰張魯據漢中改漢中郡爲漢甯郡至是降魯乃復爲
漢中郡劉昭引袁山松漢書云建安二十年復置漢甯郡至
是始置而云復置者多一復字也章懷注劉焉傳亦引袁山

松漢書云建安二十年置漢甯郡無復字知劉昭所引誤
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
潘眉曰下句當云分錫上庸置都尉郡字衍文蓋安陽西城
錫上庸皆漢中屬縣魏武分安陽西城二縣置西城郡又分
錫上庸二縣置都尉凡置都尉者皆名曰部如某郡某部都
尉是也上庸本非郡而此時亦未爲郡故不應有郡字錢少
詹考異云上庸置都尉而蜀志劉封傳封與孟達會上庸上
庸太守申躭舉衆降是上庸亦置太守也眉按劉封傳注引
魏略曰申躭遣使詣曹公曹公使領上庸都尉此上庸始置
都尉之證至建安末劉封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躭舉衆
降躭初爲都尉至是稱太守當是中間已立上庸郡史略而
不載耳自上庸西屬先主命躭領太守如故是蜀以上庸爲

郡也後孟達降魏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爲新城郡上庸郡始廢明帝太和二年又立四年又省景初元年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至是又立旋又廢至高貴鄉公甘露四年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此魏朝上庸郡廢置之顛末也當建安二十年則錫上庸俱是縣不當有郡字或舊作分錫上庸爲某部置都尉今本訛闕耳　錢大昕曰是歲曹公始得漢中分其地立西城上庸二郡其時尚有房陵郡亦漢中所分而紀不及者非曹公所置也攷續漢志房陵縣注引巴漢志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房陵卽新城所治故亦稱房陵郡矣紀云上庸置都尉而證以蜀志劉封傳則上庸亦置太守也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取漢中而西城三郡亦歸於蜀其明年孟達背蜀降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

三郡爲新城郡以達爲太守治上庸又以申儀爲義興太守屯洵口自是漢中入蜀而新城魏興入魏一郡之地分屬兩國矣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

林暢園師曰後漢書西南夷傳板楯蠻夷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則此杜字誤也　按華陽國志亦云除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

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

錢大昕曰巴東巴西二郡乃劉璋所分久屬益州但遙假以名耳朴胡杜濩尋爲蜀先主所殺曹公不能有其地也

注孔衍漢魏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即衍也又孔衍有魏

尙書八卷裴注未引

又斯則世祖神明

何焯曰世字上宋本有出字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注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鈕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注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錢大昕曰黃初元年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二年封孔羨爲宗聖侯皆名號侯也　按關內侯係舊爵非新置當作又置關外侯內字衍然各紀傳中亦不見有關外侯也

注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至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按王仲宣從軍詩凡五首卽此篇尙有末十二句云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世期但割取前半篇入注耳

注 幸長水南門

水經渭水注云長安城十二門南出東頭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有故亭卽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曰灞滻長水也

注 庶姓之與親 又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

趙一清曰當重一親字 何焯曰萬民宋本作萬方

又 梁鵠以公爲北部尉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洛陽孝廉左右二尉蓋時以孝

廉爲郎者居之曹公舉孝廉爲議郎正當作尉四體書勢序
以爲求爲令非也求爲令見十三年注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
王去卑監其國
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以
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
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
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
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遂征孫權
按文選有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一篇正此事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

後漢書郡國志廬江郡居巢注引廣志曰有二大湖　顧祖禹曰巢湖在廬州府東五十里建安中曹操數與孫氏爭衡於此諸葛武侯所謂四越巢湖不成者也　趙一清曰四越一在十四年一在十八年一在十九年并此爲四

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

按文選有陳琳爲魏武與吳將校部曲檄一篇正此事也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宋書禮志云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斿雲罕皮軒鸞旂車皆大夫載之鸞旂者編羽毛列繫幢旁也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淸道建五旗太僕奉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

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乘其下五旗纏竿卽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車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驚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後漢書輿服志云天子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劉昭注引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也

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水經漾水注云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卽今陝西成縣

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馬韋晃等反

趙一清曰後漢書耿秉傳作吉丕注或作平則本字誤也耿

耒傳曾孫紀以操將篡漢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
暈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
注三輔決錄注曰又因以聞之
隋書經籍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　何焯
曰閒宋本作間
又或曰必欲投禕
殿本考證云或曰諸本皆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
說傳疑作或曰爲是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
按任城王彰傳止有代郡烏丸反與此異　錢大昭曰烏丸
傳但云代郡不言上谷此葢衍上谷二字　錢大昕曰無臣
氏卽能臣氏之譌

注於是執太守東里袞

何焯曰袞當作衮從三少帝紀改

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有斜谷注引西征賦注云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漢書地理志謂斜水褒水出衙領山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遮要謂以軍遮其要害處或云是地名

遂至陽平備因險固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何焯曰陸機弔魏武文云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乎此年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斾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志而發病及圍襄樊急狽狽還救偃息不遑登頓而死史不盡書耳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書禮志未得遵古也句下有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一句又云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何焯曰陸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備見　孫能傳剡溪漫筆云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操心直爲溫公剖出今魏志所載遺令寥寥數語其分香賣履處置家人婢妾皆無之裴松之注亦不載豈所見有別本邪

二月丁卯葬高陵

按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是也　元和郡縣志云魏武帝西陵在鄴縣西三十里楊奐山陵雜記云曹操沒後恐後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明一統志云曹操疑冢在彰德府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

注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又自作兵書十餘萬言

隋書經籍志孫吳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又魏武帝兵法一卷

又 又習啖野葛至一尺

沈欽韓曰野葛亦作冶葛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蕹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卽萎死世傳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又 袁紹崔豹之徒

殿本考證云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據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又 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

侯康曰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魏武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按桓文林者桓煜之字後漢書桓煜傳客交阯爲凶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不云死於曹操也疑張輔誤以桓邵作桓曄當從曹瞞傳爲正袁忠事附見後漢書袁閎傳但云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衞尉未到卒亦不言爲曹操所殺或范書略之也

又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

按付麥以相持五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引作持麥以相付文理較勝

又有幸姬常從晝寢至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按魏武遺事裴注所引曹瞞傳或尚未盡如世說忿狷類云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時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又假譎類云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曰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曰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又云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又云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又云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被斫殺自爾每眠左右無敢近者又云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來果高又英雄記云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後世又曹操別傳云操引兵入境發梁孝王塚破棺取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立泣又陸機弔魏武帝文云魏武帝遺令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又劉昭幼童傳云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逼之自水奮擊蛟乃潛

退於是浴畢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退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邪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三國志旁證卷二終